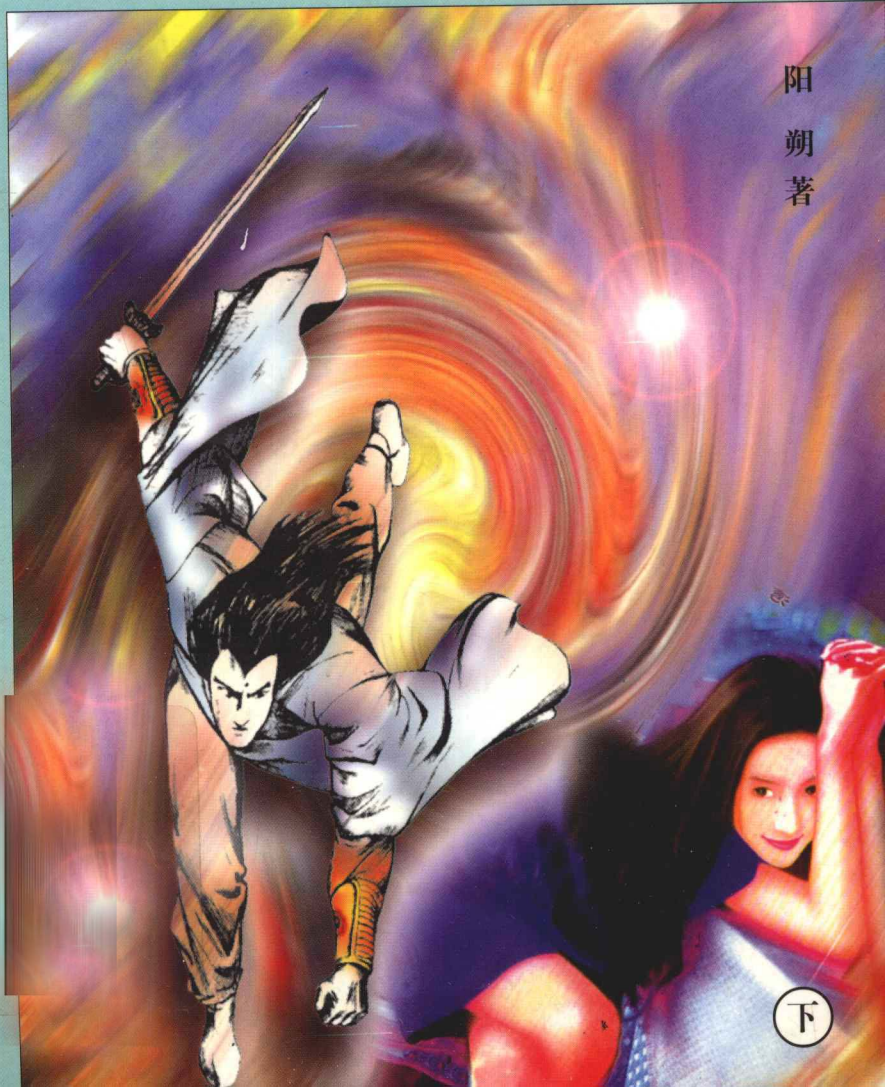


风花剑·雪月刀

阳朔著



下

风 花 剑

(下)

阳 朔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第十四章 静无和尚

静贫飘然而至。

他的小眼珠一转，笑道：“这里的人是不是都死光了？”他然后望着乞儿，怜儿，又说道：“你们怎么没死？”乞儿、怜儿没有说话，静贫这才讲到他的剑：“这柄剑是我的，应该还给我，拿来！”静贫说着推开手掌。

乞儿笑道：“我说过只要我喜欢的东西，谁也别想拿回去。”

静贫道：“你真的这么霸道？”

乞儿道：“该霸道的时候便霸道。”

静贫冷笑道：“我看你还没到霸道的时候。”静贫说着，那伸出的手顺势轻轻拍出一掌。这一掌看似漫不经心，可乞儿陡然觉得四面八方有无数只手掌朝他劈来，使他分不清哪里是虚掌，哪里是实掌。

乞儿吃了一惊。这无数只手掌顷刻间掀起惊涛骇浪。乞儿摇摆不定，好象被一股巨大的力量左右牵引，身不由己。忽然，乞儿脚下一滑，一个踉跄，眼看就要摔倒。怜儿与乞儿相距三步，他身随影动，以极快的速度从乞儿的鞘中抽剑，然后叫了声：“还你的剑！”剑光一闪，直射静贫面门。

怜儿从移身，抽剑，出剑，到最后扶住将要摔倒的乞儿，这几个动作一气呵成，几乎在同一瞬间完成。

静贫哪敢马虎，收掌接剑。

他以为这一下剑肯定会在自己手里。不料却接了个空。

静贫手掌抓空，再看那剑，仍好好的在乞儿腰间的剑鞘里，好像刚才剑根本没离开过剑鞘。静贫不信，揉揉眼再看：没错，剑在剑鞘里。

难道刚才真的是静贫看花了眼？

静贫不相信世上有这么快的速度。

但，静贫宁可相信世上有这么快的速度，也不愿怀疑自己的眼睛。如果一个人连他的眼睛都不行了，那么，他肯定离末日不远了。

静贫静静道：“你们究竟是谁？”

乞儿笑道：“你现在该相信我不是没资格霸道了吧？”

静贫望着乞儿，冷声道：“摘月宫主是你什么人？你怎么会摘月宫的武功？”

乞儿听静贫说到摘月宫，也是神情微变，道：“你怎么知道我的武功是摘月宫的武功？”

静贫“哼”了一声道：“你刚才使的是摘月宫的最高武功乾坤小挪移，不过，你的功力和境界不够，要不是他帮忙，你已死在我的掌下。”静贫说着瞪视着怜儿，阴阴道：“你的剑很快，我想风花剑也不过你刚才的速度。”

怜儿道：“你见过风花剑？”

“没有。”静贫道：“可是再快的剑也有个极限。”

“你以为我刚才的速度已是极限？”怜儿道。

静贫点头。

怜儿道：“如果刚才的剑是风花剑，你已经死了。”

静贫点头，他的脸上有了恐惧之色。

乞儿这时道：“你还想取回你的剑吗？”

静贫又是沮丧又是愤恨，他道：“我的剑暂时借你一用，你小心，我随时都会来取的。”静贫说着，肥大的身躯如轻风般掠出去。转眼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静贫的轻功果然非同凡响，看来，雨成并没有说假话，静贫走后，乞儿和怜儿在水饺店的门口挂了一块牌，上面写着：“本店今天不营业。”

太阳已经升高。

街上的行人多了起来。

有许多想到这儿来吃水饺的客人，见了门口这块牌子，都转而到别的店去了。乞儿的肚子开始叫起来，他对怜儿道：“怜哥，肚子饿了，咱们找点吃的吧。”

俩人在厨房里东找西找，除了水饺，没有别的东西吃。由于水饺曾使汤儿中毒，他们不敢吃，乞儿对怜儿说：“怜哥，咱们到对面黑妹水饺店去吃吧？”

怜儿记得静无在楼上替汤儿逼毒，若他们都离开，有人闯进来可不得了，于是他对乞儿说：“大师在楼上用功，这儿没人不行，你先去吃，我等你回来后再吃。”

乞儿想想也对，他笑道：“那么我先去，你再多饿一会。”

乞儿去后不久，就听街上有人叫道：“不好啦，黑妹水饺店有人打架啦！”怜儿没往心里去，又有人说：“那和尚可凶了，而且带了一帮人来，那个小乞丐看样子要遭殃了。”

怜儿听到这里，心想可能是静贫这个臭和尚缠住了乞儿，想想刚才乞儿差点着了和尚的道。心中大急，忙掠出去，到得对面店里一看，见乞儿正一个人津津有味地吃着水饺。怜儿一呆，情知中计，暗叫一声：“不好！”来不及跟乞儿打招呼，急急掠回。

怜儿掠回水饺店，听到一阵女人的笑声正消失，他到得楼上静无的房间里一看，见静无仍那样坐着，床上的汤儿已不见了！

怜儿先是震惊，以为静无遭了不测，走到他对面，才发现他的眼珠在转，眼神焦虑，这才明白是着了人家的道，被人点了穴道。他急忙替静无解穴，然后问：“大师，那位小兄弟呢？”

静无穴道已解，但仍不能起身。只能坐着说话，只听他道：“我正在替汤儿逼毒，忽然闯进一个人来，这人身手极快，武功极高，他点了我的穴道，抢走了汤儿。”静无说话的时候，额头汗珠流下，显然极是担心汤儿的安危。

只听静无又道：“本来那人也不易得手，无奈我替汤儿逼毒正在关键时刻，我不想前功尽弃，我还以为进来的是你们。”

怜儿感到十分内疚，他说：“大师，都怪我们……小兄弟会怎样？”

静无这时缓缓地站了起来，说：“汤儿的性命暂时没有危险，不过剧毒留在体内时间过长，终究是个祸害……”

正说着，乞儿进来了，他的神情间有惊异之色。怜儿问道：“怎么样？追到了没有？”

乞儿道：“我看到一个红色的影子从屋顶往南飞逝，立即包抄过去，想不到那人的轻功已到了不可思议的境地，我追出苏州城，便不见了那人的轻功踪影。”

乞儿说着，兀自为那人的轻功暗叹。

怜儿皱眉道：“会是谁呢？为什么要抢走这位小兄弟？”

乞儿说：“大师，你们是不是有这种武功的冤家对头？”

静无沉思道：“老衲很少在江湖上走动，根本没有仇人，除非……”

“除非什么？”怜儿问道。

“除非他们知道汤儿的身世。”静无说这话时神情凝重。

“他不是你的徒弟吗？”乞儿诧道。

“他是我的徒弟，可是，”静无沉重道：“汤儿却是当今皇帝唯一的孙子。”

“什么？”乞儿，怜儿都瞪大了眼睛，然后笑道：“大师是在开玩笑吧，皇上的孙子会到险恶的江湖中冒险？”

静无本来焦虑得很，经他们一说，更加不安，他叹气道：“汤儿乃是你们所救，我看你们并非江湖恶人，我怎么会骗你们呢！”

怜儿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说来话长。”

静无又叹了一口气：“本来，要是我听从方丈的话便没这等事了。”静无见怜儿、乞儿如此关心汤儿，便接下去道：“你们虽是乞丐的打扮，可我肯定你们并非乞丐，你们的武功，在江湖上也是数一数二的，我虽然还不知道你们究竟是什么人，为什么要扮成

乞丐,但我第一次见到你们,就觉得咱们很有缘,尽管年龄相差这么大,但我认为你们正是那种可以彼此说心里话的朋友,当今皇上有三个儿子,汤儿是二儿子所生。皇上每年都要到天禅寺做十八天和尚,两年前,皇上到天禅寺来,带了他的孙子汤儿,汤儿很聪明,对于长篇经文,他也可以过目不忘。有一天我在寺后的山林里练武,被汤儿发现了,他硬是缠着我教他武功。按寺规,天禅寺的武功是不可外传的,我将此事跟方丈说了,方丈也觉得不可教皇孙汤儿武功,还有三天,皇上就要还俗回京做皇帝了。这天,汤儿又找到我,他照样缠着要跟我学武功。我当然拒绝,汤儿却早已想好了主意,他说咱们打个赌,看谁输谁赢。我想汤儿只十四五岁,再怎么样我也不会输给他,便点头同意了。他说,他可以听懂麻雀说话。我当然不信。他说,如果他赢了。我就得收他做徒弟。我当时只觉得人能听懂麻雀的话是不可思议的,根本没考虑别问题,于是我当即说,如果你输了,从此别再提这件事……”

“后来呢?”怜儿又问。

“后来,汤儿见我答应了他的要求,异常兴奋,他说,这次你输定了。这时,刚好有两个麻雀在头顶上的树上叽叽喳喳,我就问,它们在说什么?”

“它真的能听懂?”

静无点点头,道:“汤儿侧耳听了一会,笑着对我说,他说这两个麻雀在彼此说着昨天看到的几件事情,一件是有个猎人一枪打死了三只野兔,一件是一条蛇吃了五只老鼠,还有一件是它们在飞过村庄时看见小河里有鱼被洗衣服的女人捉住了。”

“他肯定是在骗你的。”乞儿微微道:“因为谁也听不懂麻雀的话。”

静无摇头,道:“当时我也这样想,可是汤儿却是真的懂。”

“你就这样轻易信了他?”

“不信不行。”

静无接着沉道：“汤儿见我不相信，又细听了那两只鸟叽喳了一阵，笑着对我说，这两只鸟已商量好，它们要到天禅寺的池塘里喝水。不久，鸟儿果然到寺内的池塘里去喝水了。”

“这也许是凑巧被他猜中的。”

“如果这是凑巧的话，接下来的事却不得不让我信服，他朝那两只鸟学了一会鸟叫，那两只鸟先是一种一动不动好象在听他说话，一会，它们扑扑翅膀飞走了。”静无完全沉浸在回忆当中：“汤儿对我说，他刚才已经跟它们讲好，叫它们在山巅的那块大石头上等他。

“它们真的在那儿？”怜儿不信道。

“出乎我意料的是，当我们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山巅时，那两只鸟果然站在石头上，嘴里不住地叫，好像在欢庆是它们先飞到了山顶似的。”

“山上麻雀多得很，也许刚好有两只鸟停在那儿呢？”乞儿道。

“汤儿见我仍不是十分信服的样子，便说，他可以叫它们把山里的麻雀都召集到山巅来。”“这个办法好，如果他真能做到，你也好认输了。”乞儿叹道。

静无微微道：“汤儿的嘴里叽叽喳喳了一会，那两只鸟很快飞走了，不久，便有无数只麻雀纷纷飞向山巅，麻雀越聚越多，铺天盖地，甚至将阳光也遮住了。这情景非常壮观，也使我终于折服。”

静无道：“当我发现汤儿确实能招呼飞鸟的时候，才知道自己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我答应的事如何兑现。”

乞儿道：“你输了，就得收他做徒弟。”

“可是，”静无道：“汤儿贵为皇孙，他怎么可以出家做和尚？那汤儿见我认输，便当即跪了下去，磕了头便叫我师父……”

怜儿笑道：“这小兄弟当真机灵，这下你可没法再难了。”

静无道：“此等大事，我不敢做主，下山后我跟方丈一说，方

丈直骂我胡来，然后告诫我千万不可收汤儿为徒，教汤儿武功，不料，方丈的话没说完，皇上进来了，他进来就问方丈，出家人要怎样做？方丈还没明白皇上的话，皇上接道，出家人第一条是不打诳语。方丈和我这时才明白皇上的意思。方丈正要解释，皇上说，既然静无大师打赌输了，就得收汤儿为徒。”

“皇上的话说得没错呀！”乞儿道。

“后来经过方丈再三坚持，汤儿不出家，静无可以教汤儿武功，但不得教武功的招式，只教武功心法和招式的名称，凭汤儿的悟性能学多少算多少。”静无道：“就这样，汤儿成了天禅寺的俗家弟子，也成了我的徒弟。”

“想不到你们师徒竟有这样一段情缘。”乞儿又问道：“那么大师，你们怎么会流浪江湖呢？”

静无道：“三个月前，方丈发现天禅寺之宝天禅心经不见了。”

“天禅心经是一套极高深的内功心法，是天禅寺第一代方丈苦心精研出来的，据说若能得此心法，能使本身功力暴涨三倍，可是，天禅心经高深异常，如果没到修行的境界而去修行天禅寺心经，则会适得其反，不仅不能增加内力，反而会使本身的功夫尽失。”静无道。

乞儿叹道：“世上竟有此等武功！”

静无接下去道：“自第一代方丈二百年前创出这套天禅心经后，历代方丈中只有第八代方丈苦水大师能修行此心法，从苦水方丈到现在的空无方丈近百年来，无人敢去翻动这套武功奇经，他们都认为自己没到这种境界。”

“虽然这样，空无方丈终于忍不住诱惑，他决定修行天禅心经，这才发现天禅心经不翼而飞。”静无顿了一会，又接下去说道：“丢失了天禅心经，方丈苦思数日，最后判定只有三十年前被逐出天禅寺的静贫才有可能盗走此经，于是便叫我出来寻找静贫。三十年前在天禅寺，静贫的武功轻功均在我之下，今日，他

的轻功竟远胜于我，看来他一定从天禅心经中悟出了什么，否则，这三十年来，我练功从未偷懒过，他的轻功不可能超过我这么多。”

怜儿道：“你的轻功不如静贫，如何捉他回天禅寺？”

静无叹气道：“这也许得求小兄弟帮忙了。”

乞儿笑道：“大师的忙我们很是乐意帮，只是你的师弟为人狡猾，轻功又好，恐怕不是那么好抓的。”

静无道：“他的剑在你身上，他总会来取的。”

乞儿道：“他取了一次没取回，不知下一次敢不敢来取了。”

“一定会再来的。”静无道：“我知道他的脾性，他凭借自己的轻功，自认没人能追上他，他绝不会善罢甘休的。”

怜儿这时道：“大师，刚才你说受方丈之托寻找静贫，如何又带汤儿出来了？”

“唉！”静无道：“不知怎么汤儿知道了我要出行，他没有缠我，而是叫他爷爷下了道圣旨，责我带汤儿到江湖中走走，长些见识。行前，方丈嘱咐我，无论在怎样的情形下，都不能独自扔下汤儿不管，因为江湖险恶，随时会发生什么意外。刚才我急于想捉住静贫，才令汤儿中了毒，又致他被人抓走，唉……要是汤儿真有个三长两短，不要说我这副老骨头不得好死，天禅寺也将遭到灭寺之灾。”静无说着连连叹息。

乞儿道：“大师，记得你们进店时讲到楚老爷，大师是否认得楚老爷？”

静无道：“哪里认得，我跟汤儿自离开了天禅寺，汤儿便嚷着要见见风花剑丁一，因此，只要哪有风花剑的消息，便要去哪儿。到现在已经在江湖上流浪了近两个多月，静贫的下落丝毫没有线索，却为了见丁一，东奔西跑，一会儿到轩辕惊天的家，一会儿到罗家堡，一会儿又到光明客栈，总算见到了丁一，不过，汤儿见到了丁一不过瘾，他说要是能跟丁一在一起喝酒就好了。”

怜儿道：“汤儿能喝多少酒？”

“他哪能喝酒，最多三杯。”静无道：“光明客栈见到丁一不久，就听到传说丁一杀了唐家三兄弟，于是他哪儿也不去，一定要赶来苏州唐家，他说在这儿可能会遇到丁一。昨天黄昏时分我们赶到这里，昨晚转了一夜，今天一大早又出来了，说是碰丁一。丁一没碰上，倒找到了要找的人，我当然很兴奋，想捉了静贫回天禅寺，不料，汤儿却出了这种事，现在连他在哪儿也不知道，真是……”

静无急得团团转。

“大师别急，总会有办法的。”乞儿安慰道。

这时，怜儿听到窗外有两个小鸟叽叽喳喳叫个不停。怜儿走到窗边，望出去，见两只小鸟嘴巴朝着窗口，脑袋一点一点的，仿佛在招呼屋里的人答话。怜儿看了一会，忽然叫道：“大师，我知道汤儿在哪里了！”

静无兴奋道：“在哪里？”

怜儿指窗外：“在那里。”

静无顺着怜儿手指望出去，只见叽叽叫的麻雀，失望道：“小兄弟还有心思跟老衲开玩笑！”

“没开玩笑。”怜儿笑道：“它们会带我们去找汤儿的。”

静无还没完全明白过来，乞儿已明白了，他也笑道：“大师，你刚才不是说，汤儿懂得鸟儿说话，他可以招呼鸟儿，当然可以叫鸟儿来传达消息。”

静无顿悟，不禁喜笑颜开，连连道：“对对！汤儿这么聪明，你们能想到，他也能想到的，走！”静无说着急忙来到屋外，刚才那两只鸟就在头顶盘旋。盘旋了一阵，朝南飞去。

静无心中大喜，确信这两只麻雀果然是来带路的。

静无追出很远，回头见乞儿、怜儿也一同而来，便道：“你们走也不跟王掌柜说一声？”

乞儿道：“王掌柜不知什么时候才回来。”

怜儿道：“汤儿在店里出了事，我们便要负责到底。”

“好，够朋友！”静无笑道：“我当真没有看错人！”

乞儿道：“你想看错人？”

怜儿道：“看错人你就惨了！”

说话的当儿，他们三人已跑出很远。

由于这时街上行人已多，他们不好使轻功飞掠，只好跑跑走走，免得引起别人的注意。那两只鸟也仿佛理解他们的意思，飞不多远，又在屋檐停下歇息。

在鸟的引路下，三人出了苏州城，前面是一条宽大的护城河。河对面有高山。

两只麻雀在护城河上绕了个圈，又往回飞了一阵，然后折向东去。三个人也东转西拐，麻雀飞哪，它们走哪。最后，麻雀停在一棵高大的树上不飞了。

三个人停住，眼前是一座气派的宅院。三个人心里都暗叫一声：楚家大院。

这儿真的是楚家大院。门口左右各摆着一个巨大的石狮，朱红的院门紧闭，院门上方挂着两个红黄绿相间的大灯笼，灯笼里的蜡烛仍点着，照耀两个字：楚府。

其实，就算灯笼里的蜡烛不点，人们也可以看清这两个高高在上的字。大白天点蜡烛，是不是在显示主人的财富？

三人彼此望了一眼，没有说话，乞儿走了两步，正要去敲门环，大门“吱扭”一声开了，里面有人说道：“楚老爷乃是乐善好施之人，你们请进来吧。”

他们一怔。显然，楚老爷已经知道来的这三人一个是和尚，两个是乞丐。

和尚化缘，乞丐讨饭，照理，和尚乞丐遇到乐善好施之人当是求之不得，可他们却说：“既然你们老爷是如此好人，我们便不进去了。”

来开门的这人似乎没料到他们会这般说话，呆了呆，忽然喝道：“不识好歹的东西，楚老爷有银子赏，你们敢不要！”

静无笑道：“自古有强抢别人银子，却不曾听说强迫别人收银子的。”

开门的人道：“难道你们没听说楚老爷是苏州最富有的人，他的财富多得数也数不清。”

乞儿道：“他是不是想叫我们去数财富的？”

开门的人斥道：“屁话，楚老爷的银子用得着你们数吗。”

三个人不知楚老爷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怜儿冷笑一声，疾伸手“啪啪啪”打了开门的三个耳光。这三个耳光打得不重也不轻，刚好在脸上留下三个手掌印。

“你……你怎么……竟敢打人！”

开门的人气得说不出话。

怜儿大声道：“你们老爷一定忘了吩咐你，看门狗跟人说话的时候，一定不要太张狂！”

“好，教训得好！”

随着话音，从院子里面出来两个人，一个是老人，一个是年轻人。这个老人便是苏州第一富楚老爷楚践，跟在他身后的年轻人是楚家的护院高手徐锡林。

楚践斥责完开门的人，笑着对他们三人道：“我正准备找你们算帐，没想到你们却送上门来。好，你们先进来，我们好好算算帐。”

静无和乞儿、怜儿进了楚家大院，开门的人便将门关上，然而顺着院墙悄悄溜到里边去了。静无环顾四周，院子很大，边上是树，前面是住宅。静无说道：“我们之间没什么帐可算，要算叫你外甥女出来算。”

“臭和尚果然是聪明人。”楚践冷冷道。

“不聪明就不来了。”静无笑道。

“就算你再聪明，帐不算清，就不能离开这里。”

楚践刚说完，就听到一个女人的笑声远远传来。

听到笑声，怜儿心中一动，暗道：“抢走汤儿的正是她！”

笑声还在耳边回响，他们只觉得眼前一亮，院子里出了一个人，一个女人，一个红色的女人她身穿红衣服，脚穿红鞋子。她好像是从对面的宅子里掠出来的，又像是从那棵树上跳下来的。她来到楚老爷跟前，叫了声：“舅舅！”然后转身怒视着乞儿，阴阴道：“剑在你身上，想必是你杀了我丈夫！”

乞儿笑道：“我并没有杀你丈夫，我只杀了一个名叫雨成的人。”

她穿着红衣服，这时脸一红，整个人都红了，只听她道：“其实，我们的帐很好算，你杀了我丈夫，我杀了你，这样就算了结了。”

静无也听出她的笑跟抢走汤儿的人的笑声是一样，他接道：“那我们的帐怎么算？”

她看也不看静无：“我跟臭和尚没帐算。”

静无道：“你从背后暗算老衲，又抢走了汤儿，这笔帐怎么算？你说！”

她先是愣了愣，然后瞪大眼睛道：“什么，你的宝贝徒弟被人抢走了？真是活该！”

静无冷冷道：“只要你交出汤儿，我们的帐还可以好好算，不然……”

“不然怎样？”

她似乎有些愤怒，“哼”了一声道：“臭和尚，不要说我没抢你的汤儿，就是抢了，我也早已杀了他了。”

“你敢！”

“我有什么不敢？”她回头看看楚践，笑道：“有我舅舅在，谁敢动我一根毫毛！”

笑毕，又道：“臭和尚，请站远一点，要算帐也等我报了夫仇再说！”

说时迟，那时快，她的手中刀光闪烁。

刀锋夺魂。

令人惊愕的是，刀锋不是夺乞儿的魂，而是要楚践的命。

刀锋翻卷，戳破她的衣袖，自她的时间，猛然插进楚践的腹部。

楚践几乎跟她在一起，相距极近，待他发现她行动有异，想避已是不及，楚践脸色大变，他弄不清楚外甥女为什么要杀他？

几乎是同时，楚践身后的徐锡林红蛇杖从后背直没她的胸口。

她的脸色也惨白。

静无、乞儿、怜儿也各各呆住。

只听楚践惨道：“好好的，何苦这般……”

她很痛苦，但她却很开心：“舅舅，你害死了我娘，我发誓一定要杀了你的。本来，我想让雨成学好剑法再杀你，如今他比你先死，我只有自己动手了。”

楚践摇头道：“红非，你错了，你娘不是我害死的。”

大家这时才知道她叫红非。红非竭尽全力叫道：“你说，是谁害死我娘！”

楚践再次摇头：“红非，对不起，我不能说……”

红非的嘴角这时渗出鲜血，她吃力道：“舅舅，你既然知道杀你妹妹的凶手，为什么不去报仇，而且连凶手的名字都不敢说……就凭这一点，我也该杀了你！”

楚践望着她，道：“红非，你不后悔吗？”

红非吐了一口血，惨笑道：“我有什么后悔，我很高兴，很快乐，很……”

红非还没有说完，徐锡林轻喝一声，猛地拔出红蛇杖，一股鲜血，沿伤口喷射而出，溅在院墙上！红非不看任何人，她的头望着天空，身子慢慢萎在地上……

那柄暗藏她袖中的插入楚践腹中的刀也掉在地上。

刀上没有血。

没有血，就证明没有伤及楚践。

可刚才，明明那刀已插入楚践腹中。

楚践将瘫在他脚边的红非踢到一边，冷冷道：“红非，你娘是我害死的，我也不能说，你死了，我会好好安葬你的……”听着楚践的话，很难想象，生者是死者的舅舅。

突变，总令人措手不及。

静无、乞儿、怜儿一片迷茫，它们不是震惊楚践已经练就了金刚不坏之躯，而是红非一死，汤儿的下落便无法知晓。倘若真如红非所言，汤儿并非被她捉住，又是谁呢？

静无感到很悲伤。

他望向那棵树，只见两只鸟飞向高处。接着，又有两只鸟，朝刚才的鸟消失的方向飞去。

“哪两只是带他们到这儿来的麻雀呢？”

静无想：“汤儿还会叫鸟儿来通报他的去向吗？”

“会的，一定会。”静无这样对自己说。

“汤儿很聪明，福大命大，不会有事的。”静无又安慰自己。

“就算真的出了什么事，也是注定的劫难，躲也躲不掉的……”静无想到这里，对乞儿道：“咱们走！”

“既然来了，怎么这么快就走？”楚践眯着眼睛笑道。

“是的，别走，好戏还未登场呢！”

听到这个声音，楚践脸色一变，接着，院门自动打开了，进来一个背刀的年轻人，这个人赫然就是雪月刀刀胜唐！

刀胜唐的刀楚践已经见识过，他不愿再看见这把刀，因为，他的楚王刀没有雪月刀快。

刀胜唐进了大院，对静无、乞儿、怜儿三人道：“你们肯定听说过雪月刀却没有见过它，今天，如果你们不走，就可以看到它了。”

听到“雪月刀”三个字，三人均一愣，目光盯住他背上的这把刀。

从刀柄看，这实在是一把极普通的刀，究竟刀锋如何却不得

而知，因为一块黑布包着刀身。楚践这时冷声道：“乞丐与和尚到楚家来，我可以施舍给他们银子，你来，我什么也不会给你。”

刀胜唐笑道：“我来并不是要你的银子。”

楚践道：“那你来干什么？”

“跟你打赌。”

“可我最讨厌打赌。”

“我常常跟讨厌打赌的人打赌。”

“结果怎样？”

“我不会那么蠢，明明知道会输还要跟你赌。”

“跟我赌的人都是些聪明人，而且，”刀胜唐道：“有些人比你还聪明。”

“你说谁比我聪明？”

“唐家老母。”刀胜唐道：“唐家老母无论在哪方面都比你强，最终她还是愿意跟我赌。”楚践笑道：“所以，她不仅输了，而且死了。”

“不，她没有死！”刀胜唐忽然道。

乞儿、怜儿闻言吃了一惊，只听他接下去道：“我不仅知道她没死，而且还知道她藏在哪里。”

“真的？”楚践双眼放光。

“当然是真的。”刀胜唐道：“听到这个消息，你是不是感到很吃惊？”

楚践点头道：“是很吃惊。”顿了一下，他又笑道：“不过，已经死过一次的人，就算再活下去，也不会有多大作为了。”

“你错了。”

刀胜唐道：“只有死过的人才可怕，因为死过的人已经懂得怎样才能使自己不死，而自己不死，则只有对手死。”

“我不懂你的话。”

“如果你不懂，这世上就没人能懂了。”刀胜唐笑道：“你杀唐